

明州西廟記全圖



J228.4
4447

944418

明
刊
西
廂
記
全
圖



明刊西厢记全图

责任编辑：范志民 封面设计：陆全根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开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4 印张 $11 \frac{5}{6}$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出版说明

这本《明刊西厢记全图》是明弘治戊午北京金台岳家刊印的，北京大学藏书。原书全名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》，版框高25厘米，宽16厘米，上图下文。所谓“参增”，除西厢记正文外又增加了不少内容，有“崔张引首”、“闺怨蟾宫”、“增相钱塘梦”、“新增秋波一转轮”、“满庭芳”、“蒲东崔张珠玉诗集”、“蒲东崔张海翁诗集”、“吟咏风月始终集”、“西厢八咏”、“南吕”、“松金钗减玉肌论”等诗词曲调。其间有缺页。此本据195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翻拍。

这次原大翻印，只取其图，文则摘抄以配图说，目的在介绍其图画。原书《张生至蒲东》与《夫人自感同莺红佛殿消遣》两幅，题图错置，今改正。另外，对过于残损的画幅，亦略作修补。本书绘刻者未署名字，从百余幅图总的画面风格上看，画刻都比较粗犷，有福建建安派古厚朴茂的作风，西厢院落的结构，花草树木的穿插，主要人物的刻划，均极典雅自然，一点也不公式化、概念化，情景交融，血气相通，配上真情的语言，绝妙的好词，图文相应，绘声绘色，脍炙人口，爽人心意，令人不肯释手。这种全相式的插图很象现今的连环画，但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却有个很大的不同处，即今之连环画都是单面式，而它则有二面连式，或多面连式。所以本书标题虽只156个，而画面却有273幅。这样的表现手法，显得创作上的灵活自由，除了主题部，还可有个展开部，象音乐中的乐章，主旋律之外再有个展开部，令人听了天地辽阔，可以给人以更多的遐想。如《莺送生分别辞泣》一图，共6个画幅相连，第1幅画莺莺与张生泣别之状，已将主题托出，其余5幅则属展开部，第2、3、4各幅，画担负行李送张生入京赴考的从人，有背包执伞前行者，有肩挑

行装回顾者和琴童牵马伫候者，最后两幅，则状郊野之景，隐写伯劳东去之意。这样的布局把主题与周围的环境全展示出来，发挥了卷子画的特长；也许，这种经营位置的方法，对今天的连环画创作还有参考价值吧。

这次影印，意在普及，提供美术工作者以参考资料，不仅于此，文学爱好者，得此一册，一览始终，也将是极大的精神享受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1982年6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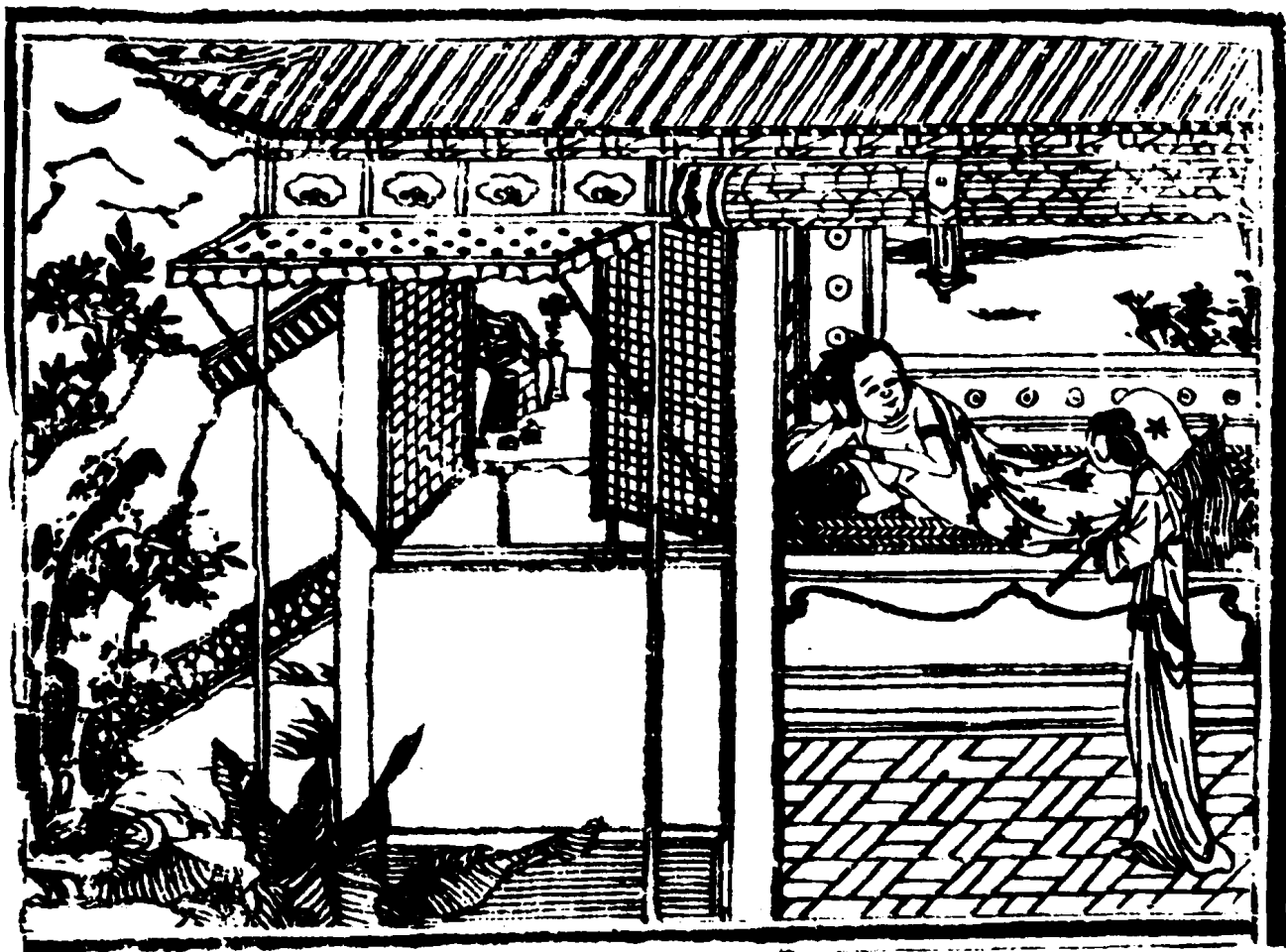
蟾宫佳致



闺怨蟾宫：锦重重春满楼台，经一度花开，又一度花开，彩楼深梦断阳台。盼一纸书来，没一纸书来，染霜毫题恨词，浓一行墨色，淡一行墨色。攒锦字砌回纹，思一段离怀，织一段离怀。倩来□□语多才，留一股金钗，寄一股金钗。



闺怨蟾宫：碧桃香人在天台，高一簇花开，低一簇花开，翠阴□竹护庭阶。疾一阵风筛，慢一阵风筛，和闷也凭画□，兜一只绣鞋，鞦一只绣鞋。散心也荡芳尘，立一会苍苔，步一会苍苔。怕多情莺燕疑猜，遮一半香腮，露一半香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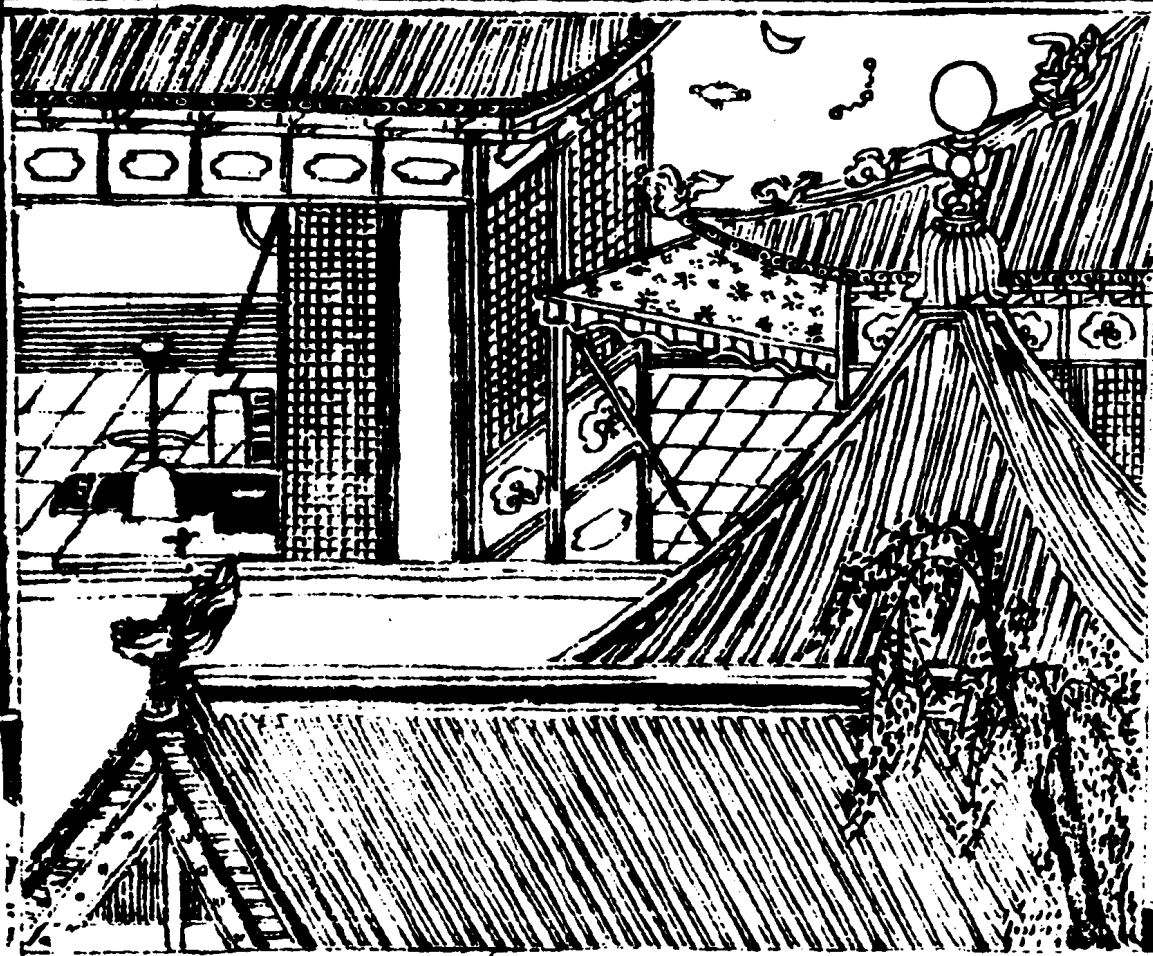


闺怨蟾宫：冷清清人在西厢，叫一声张郎，骂一声张郎，乱纷纷花落冬墙。问一会红娘，絮一会红娘，枕儿余衾儿剩，温一半绣床，闲一半绣床。月儿斜风儿细，开一扇纱窗，掩一扇纱窗。荡悠悠梦绕高唐，紫一寸柔肠，断一寸柔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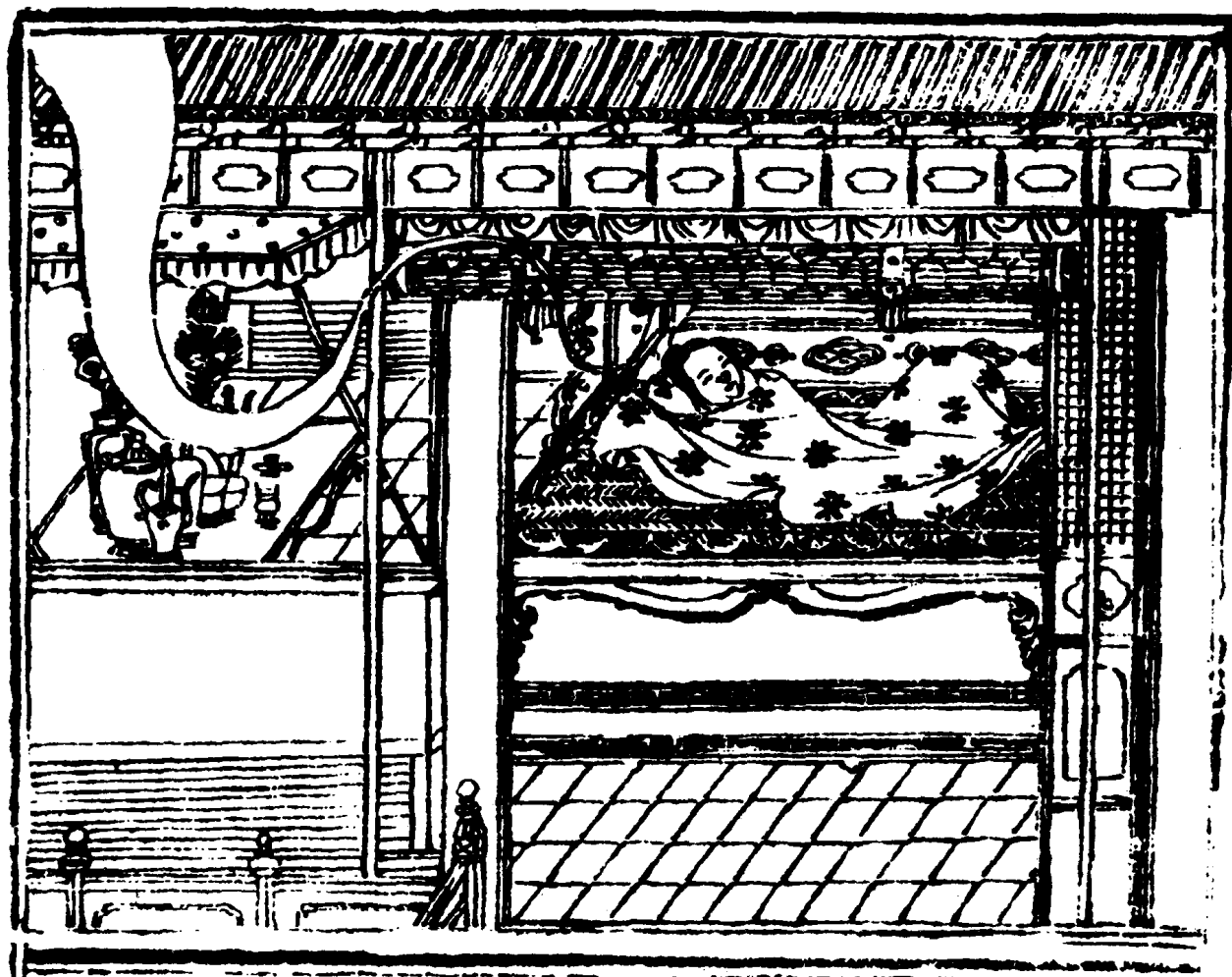


闺怨蟾宫：叹青春何处飘零，有一段离情，诉一段离情，掩香闺无限凄凉。有一样心疼，害一样心疼，静岷岷花影下，见一番月明，立一番月明。孤零零枕儿上，听一点残更，捱一点残更。喜今宵花报银灯，数一日归程，盼一日归程。

錢塘夢景



试问水归何处，无明彻夜东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喷雪，新月似银钩。暗想当年富贵，挂锦帆直至江州。风流人去几千秋，两行金钱柳，依旧缆扁舟。青山无数，绿水无数，更那看白云无数。霸陵桥上望西川，动不动八千里路。去时节春暮，来时节秋暮，急回头又早冬暮。想人生会少离多，叹光阴能有几度。诗曰：春风酒一壶，夜月琴三弄。今古罕曾闻，试听钱塘梦。



话说宋朝有一秀才，复姓司马，名□，本贯汴梁人也，年方弱冠，早赴科场，取路径往杭州。在路非只一日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觉早到杭州。怎见得杭州好景，林升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那秀才探亲已毕，因同几个诗人宴赏于西湖之上，怎见得西湖好景，有苏东坡诗为证，诗曰：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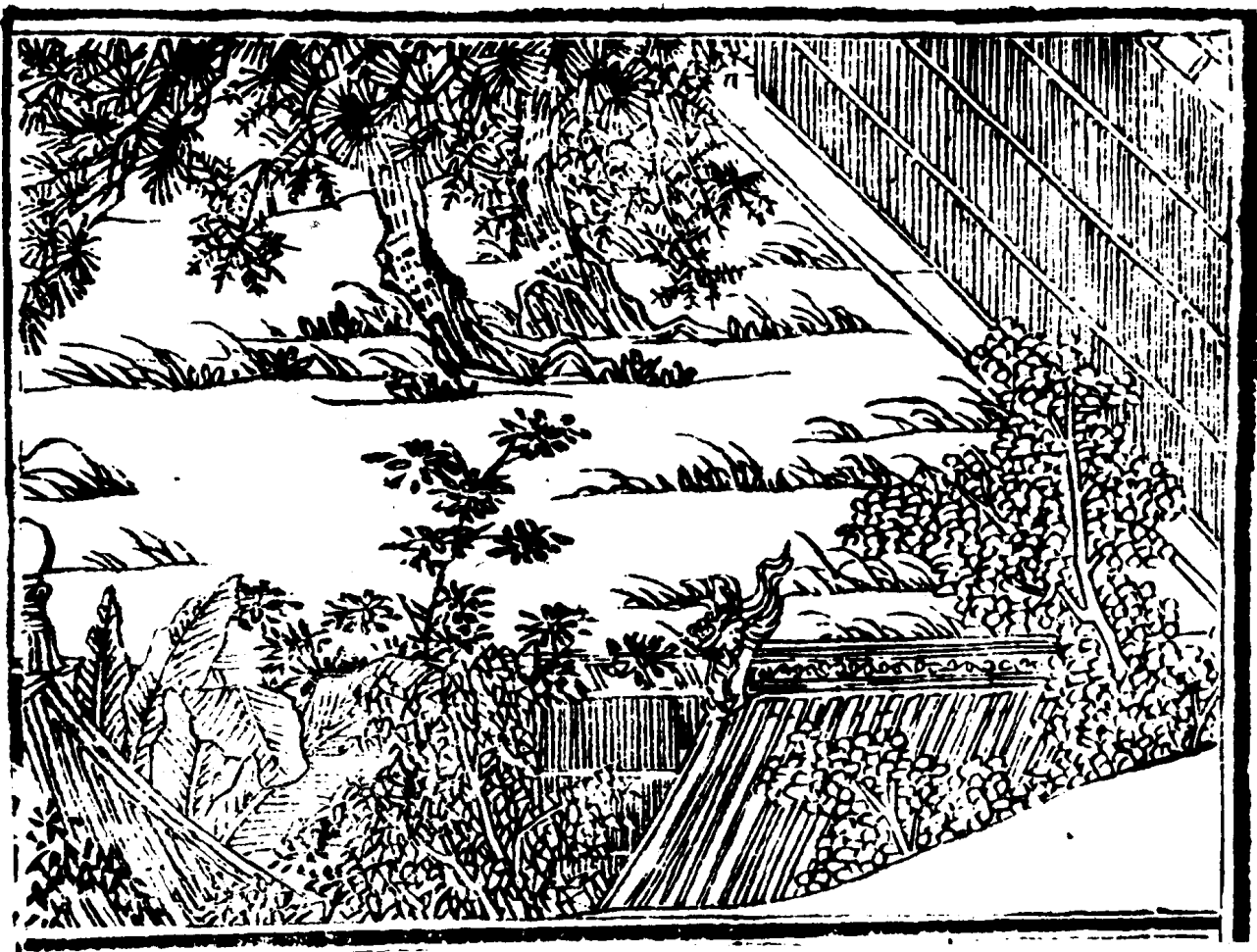


那秀才喜不自胜，于是卜筑为居，垒土为丘，栽花为苑，编篱为户，引水为池。取土掘深三尺，忽见骸骨一副，俨然。家童来报秀才，秀才言曰：甚人遗体，不可弃之。于是用石匣装盛，葬于高阜去处。不觉的天色已晚，金乌渐渐坠西山，玉兔看看上翠栏。深院佳人频报到，月移花影又更残。是晚夜间金风飒飒，玉露零零，银河耿耿，皓月澄澄，那秀才取一壶酒，仗一口剑，掺一曲歌，吟一首诗，诗曰：瑶琴尘暗鸳鸯锦，梨花梦绕珊瑚枕。晚风时送异香来，一曲高歌邀月饮。



那秀才正疑思之间，忽闻窗外有人言。那秀才开门忙觑，乃是一女子。轻移莲步，有蕊珠宫仙子之风，缓蹙湘裙，似水月观音之态，环低素手，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皓齿，早蒙葬骨之恩，未敢有忘，今夜特来拜谢，愿陪枕席之欢，共效于飞之乐，若不相弃，贱妾万幸。那秀才听罢，正色而怒，带酒而言，非前生半面之交，却怎生取一宵之乐。你是何方鬼怪，甚处精灵，为甚寅夜前来，迷惑俺读书君子。那女子听罢，忙陪笑脸，低首无言，手执白牙象板，高歌一曲，曲名《蝶恋花》：

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不记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



那秀才听罢，恰便似林莺哢哢，山溜零零，歌喉宛转，余韵悠扬，向前欲问其由，那女子化清风而不见。霎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



那秀才欠身而起，披衣出户，见满地花阴，半窗明月，三唱鸡声，东方渐白，悔之不及。于是忙呼左右，急唤家童，取将文房四宝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亦作《蝶恋花》半篇，其词曰：

斜插犀梳云半吐，檀板轻敲，唱彻黄金缕。歌罢彩云无觅处，梦回明月生南浦。

